

竹 哨

白 樺 著

秦 耘 生 插畫



青 年 出 版 社

竹 哨

白 樺 著
秦 耘 生 畫

青年出版社出版

4,500



竹

哨

著 者：白 樺

插 畫：秦 耘 生

出版者：青 年 出 版 社

北京八面槽甘雨胡同甲二三號

總經售：新 華 書 店

印刷者：青 年 印 刷 廠



1952年11月初版

定 價 1,3 0 0 元

1 — 25,000 (京)

美麗的春天來了！

西南邊疆常綠的原始森林更加濃綠了，幾乎變成了黑色。靠近這無邊無際的森林的東端，有一個藍靛傜族聚居的寨子——沙黎坪，幾十座竹舍，沒秩序地擺在這一塊紅顏色的土壤上，它們中間，倒是很勻稱地生長着幾大叢鳳尾竹，也是綠得發黑。寨西頭筆直地並列生了兩棵椰子樹，它倆本身就是細高條，並且又恰好長在高地上，顯得更清爽、更顯目——特別這時正是傍晚，夕陽把它倆的輪廓鑲上了黃金邊。

「噓！——」一個傜家姑娘嘴裏啣着一支短竹哨，發着銳利而驚人的長聲。她滿臉流汗，眉頭皺得緊緊的，是有緊急事情的樣子。她就是沙黎坪的少年兒童隊隊長——莎麗姬。她是個熱情的姑娘，也是隨着民族自衛聯防武裝的成長，積極參加保家衛國的一個傜家少年。她的爹是全寨最有威望的長者，因為他在傜家的歷史上，領導反對帝國主義者的陰謀活動和反對蔣介石匪幫的統治，從來表現得最倔強。哥哥是個年輕的有準頭的獵手，現在被選作民族自衛聯防委員會主任。少年兒童隊正式成立是在一個半月以前，這是在解放軍連隊來了以後，連隊裏派出了一個年輕的戰鬥班

長——小李，來組織領導少年兒童隊。小李除了打仗勇敢，工作積極以外，對羣衆總是和氣得像個姑娘似的，到誰家他都是很耐心地談談那的。談蘇聯的美好生活，談老區的安生日子，談解放軍英勇戰鬥，談帝國主義一定死亡。老老小小都愛和他接近，好多老大媽叫他做「蒙莎」〔一〕。少年兒童隊就在他的鼓動、組織下成立了。隊員們白天參加放哨，有時還擔任偵察、通信……等工作，很有成績，它已經成爲全寨一個重要的政治活動單位和自衛力量了。今天小李向莎麗姬說了連隊和聯防中隊要一起去搜林，馬上出發，寨子裏的警戒任務交給了少年兒童隊——這當然是個緊要事情，莎麗姬用力吹着竹哨，還高聲嚷叫着隊員們的名字。

「達依！莎娜！莎嫻！莎婁！達耶……」

所有在紡車上的，田棚裏的，水臼旁的姑娘們，小伙子們都被這急促的哨音震驚了，他們走出竹舍，離開田棚、水臼，紛紛向這裏集合。

椰子樹的頂上只剩了一綫金光，時間接近夜晚，戰士將要出征，大森林呼呼地搖擺着。

少年兒童隊的臨時會議就在這裏召開了，年輕的、年幼的僑人們都仰着頭，傾聽着小李的動員講話。他們知道「大哥」〔二〕們和父兄們要去搜林了，搜林是會碰見

〔一〕 僑人的話，意思是「小姑娘」。

〔二〕 僑人對解放軍戰士的親密的稱呼。

「茅賊」(一)的，碰見「茅賊」是要打仗的，打仗有時吃不上飯，睡不上覺，會負傷，會流血，會犧牲。「這樣好的大哥們中間有會死的嗎？」莎麗姬瞪着大眼睛望着小李這樣天真地想。「這樣年輕，勇敢。不，不會，他不是活生生地在給我們講話嗎！都不會死，永遠都不會死，這些人啊！都不會死，毛主席教育的帶槍人啊！像天上的星星，在漆黑的夜裏，撒滿天邊地沿，永遠閃爍在苦命幫幫的心裏，多寶貴啊！比我們的命不知要貴重多少！」

小李的動員講話完了，他向大家說明了情況：土匪由法國軍隊那邊又過來一股，躲在我們所看到的老林裏頭，今天晚上，連隊和聯防中隊要出發搜林三天，堅決消滅這些害蟲！他給少年兒童隊佈置了任務：父兄們出征了，你們要担任白天和黑夜的警戒任務，發生了情況要向鄰近的聯防聯系，不要讓母親和牲畜受損害。這些話都通過聯防主任達那用傜語詳細解釋了一遍。小伙子們，姑娘們都決心要完成這個重大的任務，摩拳擦掌地議論着，誰都願意担任第一天晚上的夜哨，覺得自己能像大人一樣在夜裏站在哨棚上，和洋鬼的碉堡遙遙相對，是多麼榮耀啊！阿媽又會說：「蒙段(三)！你能幹了！」

軍號響了，連隊戰士們和聯防隊員們在橙色的黃昏裏集合。少年兒童們紛紛走出

(一) 傜人的話，意思是「土匪」。

(三) 傜人的話，意思是「小伙子」。

竹舍，抱着酒壺和芭蕉葉包的食物來歡送出征的人們。寨西那兩棵椰子樹，完全成了黑影，最高的星星開始在眨眼。

連長王健城和指導員黃理，在按着黨支部會和幹部會所決定的名單分組。隊伍裏，由於有聯防隊員參插在中間，脚步很亂。部隊報完數，就按兩個連隊戰士、一個聯防隊員爲一組，由連隊班長或戰鬥小組長率領。

經過一個多鐘頭，編組才算完。小李率領的那個組，包括自己班裏的老牛和老姜，達那也編到這個組裏了。小李十分樂意這個戰鬥單位，成員都是和自己一樣的勇敢。

許許多多的搜林小組就要分路出發了。緊隨着歌聲，少年兒童隊員們，幾乎都拿着酒杯，和戰士們迎面擺成平行綫。藍靛僑人的姑娘素來就很整齊的，重青色的土布長衫，前面拉起右下角，後面拉起左下角，淡藍色的褲子和圍裙調配得那麼勻稱，深紅絲質腰帶斜拖着兩串珠纓。鑲着紅邊的青色的頭巾，折疊得平展展的，舒適地搭在頭上；頸脖下面一對蝴蝶扣連着一束紅纓飄在胸前。耳環和項圈兒耀眼發亮。小伙子們穿着短短的重青布衫，下身是淺藍褲，腰間斜插一把短刀，頭髮只留了後腦勺一束，顯得個個精幹。他們按高低排成隊，一模一樣的裝束，像特意打扮的。

獻酒開始了，莎麗婭走到哥哥面前，雙手給達那掛上長刀，斟上一杯酒，喃喃地吟着頌詞：

「勇敢的哥哥啊！您們一定會勝利的，毛主席的光芒跟着您們，不管老林裏是多麼的黑啊！您們的眼比月亮還要亮，您們的心比太陽還要熱。藤條、荒草絆不住您們前進啊！您們渾身是打不壞、磨不爛的鐵，勇敢些吧，打死茅賊，平平安安地回來，過平平安安的日月。」

達那愉快地接受妹妹敬上的三杯酒。把火藥槍虔誠地舉起來：

「一定的，板泡平〔一〕！」

莎麗姬轉動着一對水汪汪的大眼睛，修窄的眉毛，深黑的眼窩，更顯出長睫毛的美麗。她抖動着胸前的紅纓和閃光的耳環，出現在小李的面前了。

「大哥，我給您唉炆〔三〕。」

「謝謝！我聽不懂意思。」小李被這深濃的誠意愣住了。

「我給您解釋意思！」達那自告奮勇，願意給小李作翻譯，才打破這僵局。

莎麗姬開始拖長聲音，抖動着嘴唇唱起來，達那一句一句地翻譯着：

親愛的大哥啊！

你們是最寶貴的人，

〔二〕 僑人的話，意思是「勝利」。

〔三〕 僑人的話，意思是「唱歌」。

你們有最寶貴的生命！
你們永遠不會死啊！

世上不會死最好的人；

你們是苦命幫幫的朋友，

你們是邊境人民的親人，

你們一定會完完全全的勝利，

回來再聽我熱情的歌聲。

同樣，小李接受了莎麗姬的三
杯酒。莎麗姬摘下頸上用琉璃珠串
掛着的竹哨——這是她親手削的，
用來召集少年兒童的工具。她顫起



脚，用雙手掛在小李的頸子上，天真地說：

「大哥，老林裏有茅賊，有野物，您吹哨吓唬它們。」

緊接着，姑娘們，孩子們都來向小李敬酒。他幾乎接應不暇了，他也很難推辭這種帶吉利性的盛意。

「熟莓葛（一）！」小李用學來的傜語向他們連連道謝。

「謝謝！」連隊戰士幾乎每個人都得到莎麗姬和少年兒童贈給的——用芭蕉葉包的飯、菜和鹽塊等禮物。戰士們不收也不行，他們都摸清了解放軍不收百姓的東西的脾氣，也知道解放軍尊重兄弟民族風俗習慣的脾氣，解放軍戰士要是不收，他們就說：「這是我們傜家的風俗習慣，不收我們不高興！」所以有的戰士也抓住這一點，有時候幫他們勞動的時候，他們要是不許，戰士也說啦：「這是我們的風俗習慣。」他們不服氣說：「你們還有風俗習慣啦？」戰士們說：「我們的傳統作風跟你們的風俗習慣一樣。」出征的餞行禮物一定得收，戰士們只好收下，作搜山時在森林中的食物。

許多戰鬥小組披着星光出發了。姑娘們站在椰子樹下，一直望到出征的人們完全消逝了，才又回到紡車旁。

夜悄悄地來了，椰子樹的輪廓又被初升的下弦月鑲上了淡金邊。沒有歌聲，沒有

（二）傜人的話，意思是「謝謝」。

吵嚷，只有替父兄站哨的少年兒童隊員敲着響亮的更梆。散放在山野的耕牛在吃青，項上繫的竹鈴細微而清脆地「叮咚」着。留在家的人們，懷着無比的熱情，期望着三天後父兄和「大哥」們綁着「茅賊」們回來，扛着法國洋槍回來，唱着歌回來。

搜山到了第二天的白天，戰鬥小組完全進入森林深處了。森林裏任何時候都是霧沉沉的，所看到的天空，有時只是一個碗大的圓圈，有時只是一塊犁尖大的三角形，有時甚至只看見像灰白星星一樣的碎點。在這裏戰鬥的人，像夜貓一樣，貪婪地尋覓着光亮，除了找敵人以外，光亮和熱食物是最高的慾望。

小李這個小組，是繞到西面插進來的，任務是一直向東搜，約定在第三天和東路會師。他們一夜沒找到敵人的影子。現在靠指南針在向東摸索，森林裏的落葉不知有多厚，踏上去「吱吱」發響，還向外滲着水；到處都是潮溼；樹幹上生長着毛似的綠苔，藤蘿莖互相攀扯，有的像故意編成的碧約族姑娘的粗長辮子，有的又像越南人的門簾；有的樹直溜溜地冲天十幾丈，有的樹剛生長出來就枯乾了，幾百年的老樹有的倒下來，又冒出枝，再長上去；葉子對生的冬櫟樹也長了五、六丈高，結着一串串像葡萄一樣的果實。

「嘶——」小李發覺一百公尺以外有了動靜，對大家低低地警告，聽到警告以後，每個人都傍着一棵大樹幹，用目光搜索，用耳朵張聽。

「嗒、嗒、嗒……」一隻麋鹿安詳地走過去了。

因為這是嚴肅的戰鬥環境，都沒敢放槍。達那用貪婪的眼睛追蹤着它，去遠了。

「多好一隻鹿呀！多難得！」達那惋惜着，發出歎息。

「走！」小李輕聲地命令，大家又向前進，艱難地開着路：有時用刺刀砍着藤條，有時在倒臥於地上的樹幹下爬行，有時在樹縫中擠過去。渾身溼透了，身上向外蒸發着熱氣。

大家停下來休息，吃點冷飯，陰森森的潮氣襲來，使人發抖。

這樣又走了一天，除了聽見遠遠的響了一槍外，簡直找不到敵人的踪跡。他們都希望發現一個人的腳跡和手印，或是一片人手撕碎的樹葉。但所見到的只有獸蹄的痕跡和自然腐爛的葉子。「又撲空了嗎？」都這樣懷疑着，但仍舊繼續前進。

夜來了，伸手不見五指，地上朽爛的樹枝發着磷光，像微弱的電管。達那走在最前面，小李拉着他的火藥槍柄，老姜拉着小李的衝鋒槍柄，老牛抓住老姜的皮帶，就這樣摸着前進。「前進！」小李催促着達那，聯絡着老姜：「跟上！」

達那突然停止了，小李的頭撞到他肩上，老姜也跟着被樹根絆倒，老牛壓在他屁股上。自己跌倒自己爬，誰也沒吭聲。

「前頭有亮。」達那摸到小李的耳朵悄聲向他警告。

「前頭有亮。」小李同樣傳給老姜。

「前頭有亮。」老姜又傳給老牛。

大家擠攏在一起，從幾十株大樹的間隙裏透視過去，綠瑩瑩的火光繚繞在樹梢上，還可以聽見細微的畢剝聲。小李一手拉了一下達那，一手抓了一下老姜，他們像一個人似地又向前進，腳步聲更細小了。越走火光看得越亮、越綠，火聲也大起來，連自己人的臉也可以隱約看見。小李沒有說話，用手按着他們三個人的肩膀，叫他們坐下來，自己繞過幾棵大樹幹，身子貼在離火光最近的一棵樹背後，臉靠着樹幹上的綠苔，槍孔和兩眼盯着火光。火堆周圍坐着五個人，顯然是土匪，穿的軍不軍，民不民，有的戴個美軍便帽，有的穿件法軍夾克。劈柴火上架着生牛肉。「正要找你們！」小李渾身血液緊張地流動着。燒牛肉的香氣突然使他感到飢餓，他定睛一看，這五個小子都有槍，有三支新「馬克」，有兩支大「羅斯福」〔二〕。有兩個人低着頭打盹。可以隱約聽見他們在咕嚕着說話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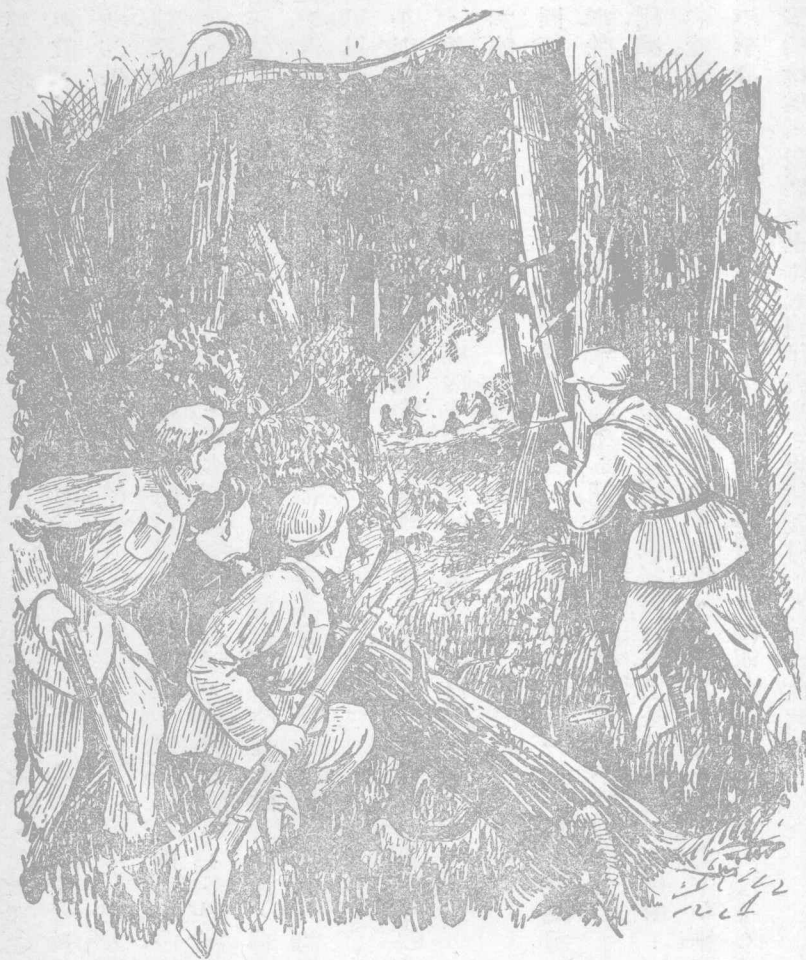
「洋人光會說，在亞洲取得勝利呀！反攻中國大陸呀！打個鬼！」

「我還不是天天盼着美國出兵，反攻到華北，我那十來頃地，得來個倒算……也倒運，朝鮮打起來以後，也不聽反攻的信兒啦！」

「你們真他媽……你還怕沒官作？」

生肉烤得「吱吱」響，還在流油，火光多旺啊！近處的綠苔照得變成了翠黃色。

〔二〕「馬克」是法造步槍。「羅斯福」是美造步槍。



「狗匪徒們！叫你作官吧！」小李暗罵着摸回來，低聲向大家講了情況。大家都從經驗裏知道，老林裏的土匪像毒蛇一樣滑，搞不好的話，咬人一口，還被他溜掉。小聲研究的結果：要四面包圍，用火器近距離殺傷。

他們四個人摸到敵人的四方，每個人的槍口找了一個對象，單等小李的竹哨一響就開火。他們的槍口和目光盯着敵人。手多麼需要扳動扳機，特別是達那，多麼需要一支洋槍。他從生下地，就是在國民黨和帝國主義者的槍刺下生長大的，今天，眼要看從敵人手裏拿過洋槍來，他已經盤算着「有了洋槍以後，好痛快地打擊敵人，火藥槍就可以單用來打野獸了。」

小李啣着竹哨，眼睛不敢絲毫眨動，琉璃珠閃爍着光彩，心貼在槍柄上「呼呼」跳動。他看見匪徒們開始用匕首割肉吃的時候，就飽吸了一口氣——

「噓——！」竹哨猛然響了。「噠噠噠……」槍聲打破了夜晚的沉靜。

匪徒們有四個仰天倒下來，只有一個爬起來要跑，小李趕前一步，那匪徒繞過一棵大樹幹停住了，等小李一閃身，「砰！」敵人的槍彈出膛了，小李左腿失去了力量，應聲倒下。他用盡全身的力氣也蹬不起來，他意識到自己是負了傷。「媽的！」他接着咬緊牙關，又送過去一槍，然後他失去了知覺。老姜跟踪追上去，老牛和達那跪在小李身旁，借着火光給他包紮傷口。小李睜開眼，看見他倆還在身旁，遠處又響着激烈的槍聲，顯然是土匪遭到了夾擊，他皺皺眉，不樂意地說：

「老牛！你怎麼還在這兒？」

「我們給你包紮傷口。」老牛誠懇地回答。

「還要想辦法抬你出去才好哇！」達那焦急地說着，但馬上得到小李更焦急的譴責：

「老牛同志！你是對我一個人負責，還是對任務負責？」

「對你也負責，對任務也負責。」

「我現在命令你，繼續完成任務。」小李幾乎叫起來。

「班長，我不能去，你的傷重！」老牛倔強地請求着。

「老牛同志，你平常是最服從命令的好同志，爲什麼在最緊要的節骨眼兒上就不服從了？」小李激怒地問他。

「是！」老牛答應着，並且想，我還能作一個在最緊張的戰鬥裏不服從命令的戰士嗎？於是他無可奈何地提起槍順着響槍的地方摸去。

「你也要去，達那！我不要緊，躺一會兒就能爬出去。」

「我還要麼？」達那遲疑地站起來。

聽到的槍聲更激烈了，小李的目光像在焦急地催促着達那，達那只得拾了兩支槍攆起來：「你在火跟前不要離開，不要讓火熄了，仗打完了我們順着亮來抬你。」

「好！你快去！」

達那扭身跳出去。

現在只剩下小李一個人了。他試試自己的腿可不可以站起來，誰知一站，左腿就像踏進了無底洞，一軟，又摔倒了。他掙扎着把敵人死屍身邊的兩枝槍拉到自己身旁，靠着一棵樹坐起來，望着火，添着柴。溼柴被燒得「吱吱」發響，並且冒着水。烤肉的香味誘惑人，使他用剌刀削吃了一陣。衣服在冒熱氣。肚子裏有了熱東西，神智清醒得多了。四周黑洞洞地什麼也望不見，所看到的就是身旁血泊中的四條土匪的屍體。樹葉上的水珠被火照得亮晶晶，樹幹上長長的綠苔映成了耀眼的翠黃色。槍聲遠了，森林又恢復了寂靜。

他的左腿就像拖了一個千斤鎖，一點也不能移動，麻木漸漸由腿擴展到全身。手停止了添柴，不由己地倒臥下來。火不旺了，漸漸在熄滅。他的眼還可以模糊地看到東西。他突然發覺對面那棵大葉柳，又直又大，上面分了三個大叉。樹幹上的綠苔變了，不是綠色的，是紅色，又變了，是火。「啊！是把敵人包圍在燃燒着的村莊裏了。」人們吶喊着，炸彈爆炸着。土匪像老鼠似地吱吱叫着。火瘋狂地燃燒着。「轟！」一聲巨大的聲音，把小李手裏的槍震飛了。

他急得渾身是汗，東抓西抓，才抓住了槍，睜開眼，自己還是在亞熱帶的大森林裏。火熄了，留下一堆灰燼。天像是亮了，頂上露出嵌着星星的天空。眼睛漸漸習慣了，可以看清周圍的一切，「戰鬥怎麼樣了呢？」「土匪搜光了吧？」他惦記着勦匪